



神话历史丛书

叶舒宪◎主编

金立江◎著

苏美尔神话历史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苏美尔神话历史

金立江◎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美尔神话历史 / 金立江著.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4. 4
(神话历史丛书 / 叶舒宪主编)
ISBN 978-7-5491-0889-3

I. ①苏… II. ①金… III. ①苏美尔—神话—历史 IV. ①B932.19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0484 号



SUMEI ER SHENHUA LISHI

苏美尔神话历史

金立江 著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3000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20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投稿热线：(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020) 83000502

网址：<http://www.nfdailypress.com/>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南方学术文丛》编委会

主任：林 雄

副主任：顾作义 杨兴锋

委员：丘克军 倪 谦 叶舒宪 臧克和 李人凡

周洪威 陈志红 马必文 谭庭浩 周山丹

《神话历史丛书》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 编：叶舒宪

编 委：王 杰 王子今 田兆元 刘跃进 吕 微

李咏吟 杨儒宾 陈器文 徐新建 桑吉扎西

萧 兵 朝戈金 彭兆荣 程金城 臧克和

丛书策划：李人凡 周洪威

总序

神话：中国文化的原型编码

叶舒宪

“神话”这个概念是20世纪初由留日学者梁启超、蒋观云等人引入现代汉语中的。在此之前，中国学术话语中没有这个词，当然也没有神话学这门学问。100多年来，中国神话学从无到有，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留下明显的局限。最初热衷于介绍和研究神话的学者以文学家为主体，如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谢六逸等，所以至今我国的神话学教学仍然只限于在大学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程范围里进行。凡是没讲民间文学课程的学校，当然也不会讲授神话学的专业知识。对照20世纪以来国际神话学研究大发展的情况，国内在学科划分上的这种自我封闭之局限性非常明显。以国际神话学理论权威学者罗伯特·西格尔（Robert A. Segal）在1996年主编出版的六大卷《神话理论》（*Theories of Myth*）来看，文学方面的神话学研究只占六卷书中的一卷而已，即不到神话学研究全貌的百分之二十，占据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内容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的神话研究。与中国神话学的现状相比，文学本位的神话观成为制约我国人文学术发展的一个瓶颈。

如何有效地总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神话学的成就与研究经验，反思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思维工具之局限性及其遮蔽、阻碍作用，相应地提出学术对策，对限制性的瓶颈加以突破，实现对神话观念和神话学知识格局的更新，与时俱进地回应国际学术发展趋势，适当地吸收学术创新成果，对于推进我国神话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水平，都是十分必要的基础理论工作。



以往的经验表明，突破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文学本位之局限，神话概念将充分发挥其贯通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的跨学科知识整合优势，引领人文学者打开思路，主动尝试交叉学科的思考，发现、提出和解决新问题，特别是关系到文史哲研究视野如何打通和重新整合的关键问题。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神话研究，将主要精力用于从古籍中寻找类似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工作，却完全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古人为什么不能研究神话？换另一种问法：中国古汉语中为什么就没有“神话”这个词呢？由于这样具有根本性的文化特质问题没有得到较早的提示，在学者中也得不到深入的思考和讨论。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其完全的和弥漫性的神话特质。不仅遍布城乡各地的无数孔庙和财神庙，无言地见证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巨大造神能量，就连被西学东渐以来的现代学者视为“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科学”的许多根本内容，也离不开神话的观照。

参观北京故宫的游客，很少能够明白所谓“紫禁城”，原来就是纯粹的神话式命名！人们确信地上的皇宫对应着神话想象中的天上紫微宫，那是天帝位居天庭中央的统治标志，于是才会有人间的紫禁城这样的神圣化名号。大家都知道“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但是大家往往都忽略了“天人合一”信念本来就是神话的观念，或者说是直接来自神话思维的信仰观念，它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来说，具有文化基因的作用。就连自我标榜“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圣人，其实也坚信“天命”，特别关注超自然的生物麒麟与凤凰之类的神话象征意义。当年一位楚国狂人甚至直接用“凤”来比喻孔子本人。今人只看到神话表现的一种形式是文字叙事，所以它就被归入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是文化传统中还有大量以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来表现的神话，紫禁城、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明清两代皇家建筑莫不如此，更不用说自古以来“天子坐明堂”制度了。从古代的高频语词“真龙天子”“龙凤呈祥”等，到今天的高频语词“龙的传人”“巨龙腾飞”之类，离开了神话式的思考和

观念，还谈什么中国文化？

再举一个工具书的例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神话对于中华文明的深刻渗透和全面覆盖，如何达到至深至广的程度。《说文解字》这部书，大家公认是古汉语的第一部字典。但是只要仔细阅读第一卷开篇的几个最重要的部首下面的字，就不难看出，这不是随意编排的工具书，其9000多字的编排顺序始于“一”而终于“亥”，分明体现着神话宇宙观的时间和空间秩序。至于为什么要将一、二、示、三、王、玉这六个部首的字排在字典的首要位置，其间的奥秘只能从华夏大传统的信仰基础和神话根脉上才能看得清楚，绝不是按照笔画顺序排列就能够解释的。许慎对许多汉字的解说方式，其间充满着神话观念与神话叙事，尽管他那个时代还没有“神话”这个词语。从认知人类学角度看，《说文解字》不用神话词汇而表达出的神话和信仰内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神话性给出了生动的示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古人不用讲“神话”这个词，因为他原来就生活在神话所支配的观念和行为之中！从这一意义上看，象形文字作为文化的符号编码方式，本身就体现着神话观念的原型编码规则，这正是当代学者能够通过神话学的整合视角而重新进入中国传统的窍门所在。这也是《神话历史丛书》的编撰初衷：如何将局限于文学课堂的神话真正释放出来，使之成为重新贯通文史哲、反思中国文化研究的有效概念工具，引领学者超越传统的成见和现代的学科偏见，重新进入中国思想传统和历史传统。

《神话历史丛书》计划出20卷，分为中国神话历史和世界神话历史两个系列。世界神话历史系列，包括苏美尔神话历史、希腊神话历史、日本神话历史、韩国神话历史等，为审视中国神话历史提供世界文明及东亚文明的大背景参照。中国神话历史系列，包括一卷总论和各卷分论。分论以先秦两汉的重要经典为个案，如《尚书》《论语》《春秋》《礼记》《仪礼》《穆天子传》和《淮南子》等，分别透视其所承载的神话历史与神话哲学之内涵，展示与以往不同的解读门径。我们希望各卷合起来能够构成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照应的学术整体，有助于加深对



中国文化的发生及其特质的认识。

本丛书秉承了笔者一贯的研究风格（参见20世纪90年代叶舒宪与萧兵、王建辉合作主编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集中呈现笔者近年来的跨学科思考，并汇聚了一批具有新锐探索精神的青年学者（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有志于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人文学者，围绕着目前活跃于学界的几个学会——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中国神话学会等进行研究），力图从神话历史新视域解读中国文化的原型编码，从而呈现出具有规模性的人文研究和国学研究的创新成果。本项目的缘起，原本依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又于2009年单独列为广东省文化强省项目，得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日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资助。本丛书还得到了2010年新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鼎力支持。谨在此向广东省委宣传部、南方日报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0年6月6日于北京太阳宫



绪 论 / 1

第一章 神话历史与苏美尔研究 / 29

- 第一节 神话历史概念的阐释 / 31
- 第二节 苏美尔研究综述 / 56

第二章 苏美尔神话历史的“书写”：从史前到文字记录 / 85

- 第一节 神话历史视野下的苏美尔“文史”思辨 / 86
- 第二节 最早的“书写”：楔形文字与泥板 / 101
- 第三节 文字起源与女神传统：从大母神到妮萨巴 / 114
- 第四节 神话历史的书写者：书匠 / 127

第三章 狩猎—采集与游牧农耕：苏美尔神话历史的政治源流 / 141

- 第一节 狩猎—采集通观：现实起源与背景 / 143
- 第二节 农牧冲突：神话时代的神权政治 / 158
- 第三节 农耕文明与水：战争与英雄、国王 / 180

第四章 宇宙时空与仪式：苏美尔神话历史的观念维度 / 201

- 第一节 神圣空间：塔庙的神圣意义 / 203
- 第二节 生命、过去与记忆：苏美尔人的时间意识 / 219
- 第三节 圣婚与新年：神话思维下的宇宙时空仪式 / 232



第五章 集体性迷思：苏美尔人日常生活中的神话思维 / 247

第一节 旅行主题与城邦关系 / 248

第二节 象征性生活：苏美尔人的天象观察、巫术与治疗 / 265

第六章 比较：神话历史、神话与文学 / 277

参考文献 / 290

后 记 / 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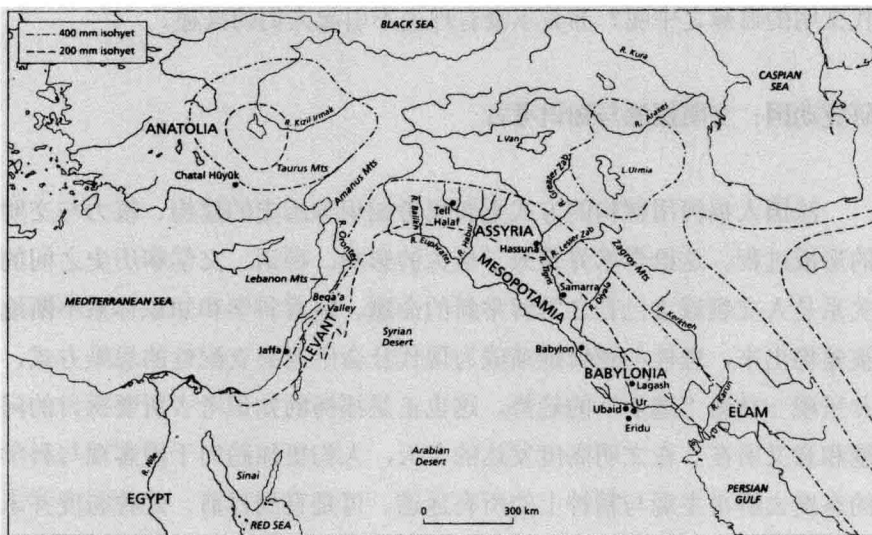
绪论

对古希腊神话与历史的研究，学者们从实物与文本中又发现似乎存在着更为久远的文化接触、影响、吸纳的痕迹。西方文明甚或人类文明是否还有一个更早的起源阶段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苏美尔』！

在儿童的眼中，神话是同传说、童话相类似的故事；人类发生初期也往往被喻为童年。在普通人的观念里，历史是可以信赖的，被记录下的是过去真实的人物与事件，而神话与历史性质完全不同，二者甚至是对立的。人们愿意去相信历史的教益功能而喜爱神话的陶冶功能。神话与历史只能作这样的理解了吗？举一个例子，国人对古希腊神话比较熟悉，知道那是西方文明的早期重要成就之一，是西方文学的发端；可是，对于希腊神话中所蕴藏的历史性线索就不甚关注了。当年一个叫做谢里曼的德国人按照《荷马史诗》找到了神话中的特洛伊古城，以实物证明神话与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才广为人们所重视。对古希腊神话与历史的研究，学者们从实物与文本中又发现似乎存在着更为久远的文化接触、影响、吸纳的痕迹。西方文明甚或人类文明是否还有一个更早的起源阶段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苏美尔”！

今天的中东地区因为巴以矛盾，因为两伊战争，因为美国与伊拉克的海湾战争，更因为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而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以西方的视角来看，纯粹地理意义上的东方（包括近东、中东和远东）已经成为与西方相对的文化范畴，尽管这一范畴的内在差异大到无以复加。中东地区因为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因此自史前时代就成为无数民族融合、迁徙和征战掠夺的场所。世界上主要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诞生在这里。“肥沃新月”是宗教信仰中的富庶之地，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亦成为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中东地区的中心正是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这里的南部孕育出了人类史上迄今已知的最早文明——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的发现将人类文明的曙光推向了更为古远的时代。就在19世纪，人们对这一地区文明的认识还停留于古巴比伦的辉煌：汉谟拉比法典、占星术、通天塔、





Map 1.1 The ancient Near East

● 古代近东地区地图

空中花园等等。单从年代上而论，最早文明的桂冠曾被戴在非洲大陆古埃及的头上。两河流域作为中东的核心区域，是不是也可能存在着更早的文明呢？毕竟这是一个如此具有优势的地区：两河流域向东是今天的伊朗——那曾经是埃兰古国，还有雅利安人米底王国的领土，以及后来的波斯帝国；向西有叙利亚，有《荷马史诗》中举世闻名的小亚细亚特洛伊古城，有《圣经》中应许之地迦南，还有古希腊字母的启发者——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城市；西南可以联通埃及；西北是古代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今天的土耳其），历来是东西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东南则是辽阔的波斯湾。这样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具备了产生早期文明的绝佳条件，因为无数的事实已经表明，文明不可能在单一、密闭的环境中发展、传播和壮大。终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欧美的文明探寻者们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释读发现了消逝的苏美尔文明。这一文明的意义不仅在于时间最早，更在于她通过自己的成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古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文明，也就自然泽被后世了。可是，苏美尔文明为什么任世事变迁而我独默默？苏美尔人所创造的辉煌又有多少进入后

代文明的血脉之中呢？苏美尔没有理由不引起人们的兴趣。

研究动因：文明探源与知识考古

法国人福柯用解构的方式重新思考知识与历史的建构、权力与文明的形成过程。这给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神话、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人文领域古已有之常解常新的命题。随着科学和知识体系不断地被建构出来，理性与逻辑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具有支配性的思维方式，并呈现一种新“迷信”的趋势。这也正是福柯的知识考古所要探讨的问题和意义所在。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更加趋向于用客观与科学的态度去解决主观与精神上的所有迷惑。可是直到目前，此种态度并未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事关人类自身的境遇，实则带来了更多的困惑，这令人颇为遗憾。人们凭借文化将自身同过去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文明必然带给现代文明以新的启示，特别是随着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不断加深。过去的未必就是无用的，进化论在面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时，往往会失去效力。这也是重新考量神话与历史关系的意义所在。

（一）

一般而言，历史被认为是较有科学性的人文学科之一，而神话与文学则多被视为虚构。此种将神话与历史对立起来的观念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界都已经是占有主导地位的认识。在西方科技理性和实证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历史编纂主流观念强调客观再现过去，详尽查考文字材料，以图精确把握历史事件。20世纪后半段，一种新的观念在史学界与文学界兴起，海登·怀特和格林·布拉特等提倡元史学和新历史主义。他们把文学与历史的对立打破，将历史的客观事实视为文学性的主观叙事，在跨学科的背景下，强调文本的互文性和文化特征。虽然他们走出了形式主义的窠臼，但在消解宏大叙事、强调文本对于历史的本体意义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不容否认，每一次考古发掘的器物尽管也需要主观阐释和知识背景，但都证实着“历史是





纯粹文学叙述建构出之理论”的虚无。这一点在古文明的发现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显著。

记录历史的目的，更多地在于寻找事实并阐释之所得意义。日常生活中，常常有关于历史剧、历史小说与史实相悖的激烈争议。历史的客观性毋庸置疑，但历史也同样以叙事的形式再现于世人面前，这就无法避免人们对“事实”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认识态度。当历史不断被体系化为知识之后，尤其需要反思其来龙去脉，这也是知识考古的意义，也更需要多重的证据说话。文学、神话和历史在今天都有着特定的概念和范畴，但又不能将三者截然分开。就中国学术而言，自近代以来西学涌入，文史哲的研究立场与方法，包括话语都受到了莫大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一方面要面对使用源于西方传统的术语，探究中国材料，以达到“为用”、对话之目的；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土传统，使之适应现代新变。这使得“事实”变得更为复杂，单是“名实”问题，除了要面对自身传统在不同时代的新义，更要考虑西学的影响。

理性逻辑下的学科体系的自足，却存在着知识与事实之间的交融、界限模糊和对立，这样复杂的局面不可避免，甚至学科本身的发展也足以构成各种知识建构的“历史”。今天的知识体系无不建立在前人的文明成果之上，这种继承性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以各种方式保留下来。历史专注于记录人类过去的事件与人物及其意义。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在生存本能之外亦是寻求意义的历程。文明史，历史性地记录并阐释着人类在不同时期所达到的物质与精神高度。人们不断寻找事物最初的状态，方使得后来产生的解释更加具有可信性。在迄今已知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那里，历史、神话或者文学是什么样的状态？对于苏美尔文明的阐释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美国学者克莱默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以“历史始于苏美尔”为题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论著。他当然是在广义上使用“历史”这一术语，按今天的观点来看，苏美尔人并没有“历史”概念，而只有时间观念。苏美尔人留下了关于神明的众多记录，看起来更符合今天的文学与神话定义。按照今天的历史、神话、文学观念分门别类去理解与阐释苏美尔材

料，还是从整体观照，这是本书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对苏美尔的了解，主要来自大量出土泥板，被发掘出来的苏美尔泥板文献较为明显地保留着神话思维指导下的神圣记忆，若要将其单纯界定为文学或神话，这些材料所呈现出的“历史”认识价值就要遗憾地被放弃，实际上众多的苏美尔研究者都自然而然地运用其建构苏美尔的“文明史”。这同传统的史学要求史料的客观、非虚构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这里，将把其视为一种“神话历史”（后面详细阐释）记录。苏美尔文明尘封数千年，同现存文明没有任何直接外在的联系，这可以更好地借用来反思今天的文明。其泥板记录内容的综合性状态，提醒着人们不要过于沉迷在理性逻辑条分缕析式的单一思维状态中。苏美尔人的泥板文献，同样传达着他们对于宇宙和世界乃至生活的认识，其思维是神话的，但里面存在着可供我们认识的“事实”。或许这事实并非具体事件与人物，却是精神与文化状态的真实写照。

特别要指出的是，阐释苏美尔文明所具有的启发性优势在于，其泥板文献所记录的内容具有现在所谓的“多学科”的综合特征。因为苏美尔文明消失年代的久远，人们对其了解就不得不借助于多重证据的查考，也就自然避免了今天如中国等古代文明研究中因文献材料的丰富而较为依赖互文性文本的解说途径。

笔者也试图使用一些中国的材料进行比较，因为在两河流域的萨马拉文化和欧贝德文化这两处苏美尔文明前身的遗址中，发现了类似于早期华夏文明西部彩陶文化的痕迹。这曾引发了人们对苏美尔人来源于东方的进一步假想，他们似乎同“中国”西部地区文化在远古时期有过渊源或者关系。尽管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支持这一猜测，但这种可能性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否定。作这样的平行比附，会冒被指简单粗疏的风险，好在本人目的不在于证实或证伪这种联系，而是意在通过早期文明思维上相通的证据重新理解、反思当今学科体系划分和理性思维的统治性地位。简而言之，苏美尔的“神话历史”呈现出神话、历史与文学在文明初萌时期的综合性状态。





综上所述，本书试图通过考古和文献材料，从神话历史概念的角度，说明苏美尔文明的“历史”记录是苏美尔人的神圣记忆留存，“文学”是苏美尔人的神圣情感表达。而阐释这一“历史”，使用的是神话与文学性材料。这些材料更多地体现为神话思维下的叙述。苏美尔人叙述与建构的万神殿包含着西方文明“两希”（即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之源的更早因子。对苏美尔进行“神话历史”的阐释，有助于现代人在剥离某些“迷信”“愚昧”形式的同时，反思现代文明病症，重新认识综合性的神话思维在赋予文化、历史、生活以意义与价值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

（二）

从神话到神话历史的认知过程，有着内在的神话思维的脉络。在苏美尔人那里，神圣与世俗的结合，不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独尊一神，而是同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埃及相似的万神殿主神与诸神的共同统御。苏美尔万神殿中的神明们相互之间虽有主从之分，但似乎各有所长、各司其职，当帝国形成时才有了绝对统治力量的趋势，这既是现实权力状况的反映，也对周围民族产生了显见的影响。苏美尔人对神的信仰是有形的、表现在外、颇为直观的。这种观念与中国截然不同。由于农业主导力量过于强大，虽然强调“天”的重要地位，在华夏文明的创世神话中却未将其形象化，而只是凭借“天”这一具体却又抽象的代表神秘力量的符号来约束人心。苏美尔人的观念中，人是为神服务的，人不能够变成神，神却可以毁灭人。可是人并非不可接近于神，人王可以通过同女神伊南娜的圣婚而保佑城市。甚至根据有的材料记载这位女神还有被一个农夫强暴的经历，虽然她最后报了仇，却不得不承认农夫的“成就”，给予他身后的名誉。众多的苏美尔“文学”与“神话”材料不仅反映了后世诸多文学的主题与原型，也具有着文明间相互影响、传播，人类不同族群文化上涵化的现实表现。诸如古希腊神话中最为典型的一个特质：神人同形同性，在苏美尔人的泥板文献中也得到了更早的体